

朱执信遇难情形別說

徐直公 张 伯

編者按：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在虎門遇難，当时广东省长陈炯明、政务处长古应芬据报，肯定为原虎門要塞司令丘渭南受莫荣新賄賂，假作起義，騙朱到虎門謀殺。朱死后他們还将两名起義人員指为凶手，枪毙于朱墓前，算是了此公案。有关朱执信之死的史料，不少都根据此說。但又有人認為不符历史真实，两被杀者并非杀朱凶手，是死得冤屈的。

广州文史館徐直公老先生为此事于一九六一年回到东莞故里，走訪太平鎮虎門寨老人林紹棠（已于一九六三年逝世），作过一次长談，并根据林的亲身見聞，写成《朱执信先生之死》一篇史料。指出朱死于起義的炮台守軍与起義民軍冲突的乱枪中。

徐直公先生来稿中述及林紹棠对他所說的話：“邓鈞（东莞民軍头領，林紹棠娶邓鈞之姊为妾——編者）部下亲身参与暴乱的人不少，这些人曾經向我縷述暴乱經過。但我始終沒有揭发这些秘密，因为我認為反正已有两个替死鬼代邓鈞伏罪，不必暴露自己妻舅的过錯。今天党和人民，敬老尊賢，訪遺搜軼，让人民群众来写历史，自己觉悟提高，理当把这一事件真相公开出来，以証史实。”

对林紹棠所提供的史料，徐直公先生还托住在香港的朋友代訪朱执信当时的随員何振（仲达），向何了解核對。据徐直公先生說，何振所談与林紹棠所提供的，大致吻合。

张伯先生是当年商船“国民兴”号的負責人。朱执信殉難的第二天，他的船只被虎門要塞司令部扣留封用，朱案发生后，张伯对事件經過有所見聞。张伯所写《关于朱执信殉難見聞》，也說朱是死于炮台守軍与民軍冲突的乱枪之中。

我們把兩篇稿件送給何振的朋友王鑄先生看過。王鑄回憶說：

“朱殉難時，我不在廣州。半年之後，我回到廣州，在林直勉住宅遇見何振。彼此均同盟會中人，談話間涉及朱殉難事，何振說：當朱執信殉難這天，事前朱和幾個起義人員及我正在虎門司令部一間客廳談話，突然有數人跑入客廳，一人擎槍向廳內掃射，朱執信首當其衝，重傷倒地。槍聲甫響，我係軍人，懂得趨避，即伏於廳角地上，旋即逃脫。”

我們還將徐稿送請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間任虎門要塞司令的李浩之先生和當年粵軍回粵的參與者羅翼群先生閱過。據李說，他在任要塞司令期間，會對朱之死難真相，作過調查，所知情況，略與徐稿所述者同。羅閱後表示：徐稿所說的情況，他亦曾有所聞。

朱執信遇難事件，究竟實情是怎樣的，過去有過不同傳聞與記載。現在徐直公和張伯都提供了朱執信死於炮台起義軍與起義民軍衝突時的亂槍之中，兩稿所述情節雖略有出入，但主要方面說明並非丘渭南所殺害則是一致的。現將兩稿一併刊載，希望詳知其事者，能夠加以補充或校訂，以得出這件史實的真相。

一、朱執信先生之死

一九二〇年夏，孫中山命陳炯明、鄧鏗、許崇智等率領在福建西南部發展起來的粵軍回粵，討伐盤踞在廣東的桂系軍閥陸榮廷的勢力。大軍很快就克服潮汕，轉向東江方面進攻，節節勝利。但右翼軍到達紫金河源時，莫榮新組織所部桂軍增援，雙方展開劇烈的戰鬥，該地區三得三失，形成了拉鋸狀態。粵軍一時無法進展。

朱執信就在這時候到香港，派人運動虎門要塞獨立起義，同時策動東莞民軍頭領鄧鈞，答應在配合虎門要塞起義成功以後，由他來接任虎門要塞司令之職，鄧鈞又與當地的

綠林头子万沛联系，万答应随时可以策动虎門要塞附近几百个“綠林兄弟”支援。邓即对这些人封官許愿，得意忘形，以为从此可当上司令，左右一方了。时虎門要塞司令是商人出身的丘渭南（广泰来旅店經理之子），聞知部屬不穩，立即只身先遁。虎門要塞起义成功。

虎門要塞起义独立以后，起义官兵派追云舰到香港迎接朱执信，朱于九月十九日抵达虎門要塞，对起义官兵进行慰劳，在随行人員中有何振（仲达）等。何是东莞大汾乡人，清末搞过新軍起义运动，对虎門一带，情况熟悉，人緣也好，要塞内部旧日官兵，对他均有好感。朱抵要塞司令部后，起义将領聞知虎門要塞司令已內定为邓鈞时，均提出反对，盖以虎門要塞官兵，曾經围剿过万沛的綠林，彼此打过仗，怕将来邓、万上台以后，可能挟仇报复，因而向朱执信陈說，坚請改变派邓鈞为司令的原来决定，另派何振为虎門要塞司令。朱經過考虑后，接納众議，乃于九月廿一日在司令部召集全体起义軍官及邓鈞、万沛等人講話，首先贊扬他們弃暗投明，奔向革命的义举，同时宣布虎門要塞司令一职，由何振接任；邓鈞、万沛等人响应独立有功，俟广州光复后，另行安排职位和奖賞。并勉励大家同心协力，为革命效力。

散会后，邓鈞、万沛等人，十分不滿。他們在家中密商对策，决定实行暴动，乘乱杀死何振，以泄其忿。邓、万即于是晚糾集部众，从东莞太平鎮附近袭击虎門寨內的虎門要塞司令部。邓、万部屬，先从东門攻入，縱火焚烧火藥庫一座，火光烛天，枪声大作。朱执信聞变，惊起出視，惨遭邓、万部下乱枪击中而死，时年仅三十六岁。

何振原与朱执信先生同在要塞司令部住宿，聞变急起，

逃向西門，爬过高樓，攀山越嶺，侥幸逃得性命。邓鈞、万沛两人，被炮台官兵乱枪击毙。暴动后，要塞官兵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丘渭南又在这时曾一度回来，主持善后，故以后盛传朱执信之死，是由于丘渭南暗中勾結桂系莫荣新，接受巨額賄賂，布置阴谋，派舰将朱执信騙到虎門要塞，制造炮台起义官兵与邓、万所部綠林的冲突，乘机将朱暗杀，即此之故。

粵軍进入广州后，陈炯明任广东省长，命当时省长公署政务厅长古应芬召见何振，追問朱的殉难經過。何振有所陈述。但古应芬深信丘渭南勾結莫荣新之外間傳聞，痛斥何振有意歪曲事实，終于扣留了二个虎門炮台起义軍官，說他們是凶手，押往朱执信墓前枪毙。事前吩咐何振作証，何始終支吾其詞，不敢肯定，使古大为不滿，从此何振一直投閑置散，終身不被录用。

(徐直公)

二、关于朱执信殉难見聞

一九二〇年九月廿一日，朱执信先生在虎門遇難，我在同月廿二日，到达虎門。当时，我任省梧商船“国民兴”号的业务負責人，准备把这船駛回香港修理（船是港商广德昌船厂产业）。經過虎門时，为虎門要塞司令吳礼和扣留封用，下碇于沙角河面。因朱案发生，岸上相当混乱，我船設備較好，有中西餐樓房，故在虎門的“政要”（詳下文）均移来我船办公或居住，其間不少我的新旧朋友，对于朱执信之死，及死后之各項傳聞和緝凶等等，均有所聞見。茲將所

聞所見，記錄下來，作為史家的研究參考。

朱先生遇難，初傳系陳炯明因嫉忌朱執信，恐他驅逐了莫榮新成功之後，朱執信將占了他垂手可得的廣東省長職位，故指使吳禮和行刺朱先生。以後又傳聞朱執信之死，系丘渭南部、自稱獨立反對桂系的炮台軍所害。朱先生那時系調和鄧鈞所屬民軍與第五支隊（即丘渭南部屬）衝突，調和後正欲辭回時，第五支隊忽又向民軍攻擊，民軍不支，紛紛逃走。朱先生在槍林彈雨之下，為第五支隊炮台軍所誤殺。射殺了朱執信的那個士兵，當聽到別人說被射殺的是朱執信先生時，曾即趨前向朱行敬禮（朱已重傷倒地），並說：“真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是朱執信先生”。

朱執信殉難後，吳禮和宣布虎門戒嚴。任意扣留來往船隻，乘機敲詐勒索。他們所管轄的巡艦，系航商譚禮庭的唯一汽輪，被他征用後，在船首裝置小鋼炮，由蔡乃煌之侄蔡少棠任艦長。此船速率頗高，在虎門河面巡邏游弋，留難航商。沙角河面停泊被留難的商船不少，其中還有由“琮一”號輪船拖帶的戲班船一艘，聞被勒索三百元，才准放行。楊仙逸、陳慶雲等飛機隊^①奉命向吳領取炸藥製造飛機炸彈，襲炸莫榮新桂軍，吳亦諸多留難，他的部屬又在岸上包庇烟賭，紀律極差，有這種表現，故被人認為刺朱的嫌疑更大，卒被逮捕。時吳尚未睡覺，在客廳中與上橫檔炮台台長張善文因分贓而發生口角，偵騎甫至，即為其發覺，急從後門逃走。于是在我船上來往居住的許多“政要”如討賊軍司令部鄒魯、黃強、魏邦平、馬伯鄰（兼長洲要塞司令及地雷隊長）、飛機隊負責人楊仙逸、陳慶雲、張惠長、朱卓文，廣東海軍指揮招桂章及段祺瑞派來勞軍的龔振鵬等，立即商議，決定懸紅三百元捉拿吳禮和歸案。翌日，有船家婦女報

訊，說有一中年男子，留有虾九須，穿黑膠綢衣服，口操外江（北方）口音，叫喚該妇女的艇仔，載他到了飛雲船，于是當局據報，立即派隊查緝，果是吳禮和，乃將他逮捕解回我船。他到了船上，四處狂奔，隊兵恐他跳水逃走，加意防范，原來他是想找他的同鄉安徽人龔振鵬救援，時龔適赴太平，乃大呼找馬司令，後來，在廁所內找到了馬伯鄰，即向馬下跪求救。後由馬伯鄰與龔振鵬為他說情，再經當局研究，認為吳雖然有行刺朱執信嫌疑，但無確實證據，而他在虎門起義反莫榮新又有功勞，乃決定將他送到香港。過了四五天后，得孫中山先生“將吳禮和釋放”的指示，吳即由香港乘平南艦返來虎門，身穿洋服，頭戴禮帽，喜氣洋洋，和我們親切握手，問及一切，當即仍復原職。不久，所謂各政要，均返廣州，我船才啟碇返港。

（張伯口述）

（許耀震筆記）

① 當時的空軍稱為飛機隊，只有水上飛機兩架，原是澳門法商電燈公司的遊客機，由楊仙逸向美洲華僑集資購來，飛回虎門，由當局改為軍用，曾夜襲廣州桂軍。